

## 毕业珍重

■汪亭

临近毕业,行走校园中,时而碰见三两个拖着行李箱的学生迎面走来。他们带着青春的骄傲与激情,行走在灿烂在阳光下。阳光毒辣,地面似乎有被烤焦的气味。杨花在风中翩跹,茸茸的花絮,随意落在他们的头顶、肩上。

下课路过操场,看见学生正照毕业留影,笑靥如花、灿烂无比。“青春”两个字都鲜活在一一张张的笑脸上。

一个男生坐在石阶上,弹拨着吉他,轻声浅唱《同桌的你》:明天你是否会想起,昨天你写的日记;明天你是否还惦记,曾经最爱哭的你……

听到这熟悉的曲调、陌生的嗓音,我的心顷刻纠结在一起。陡然发觉,日子好似翻书页,哗啦啦的,让人来不及看清纸上的字迹。

傍晚时分,漫步校园湖畔的小径上,凉风习习吹来,栀子花的香味阵阵弥漫。不经意间遇见一对情侣争吵。到了毕业,爱情该何去何从?

不久前,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找我谈心,主题就是爱情——他失恋了。其实,男孩一表人才,女孩温柔可爱,他们已相恋几年。他们的爱情,如山涧



溪水潺潺长流。可这样的感情,还是迈不过毕业这道门槛。

王子和公主终要从童话中走出来,回到现实的生活里,拾起柴米油盐。

校园爱情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,可惜多数却成了青春流年里一道伤痕。

池塘里的蛙鸣整夜不断,密密匝匝,像位歌手坐在塘沿,敲打架子鼓。挑灯夜读时,被碎碎的蛙鸣,闹腾得理不清头绪。隔壁的学生宿舍楼,传来悠扬的笛箫声,时缓时急,在耳畔游荡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。每年,一拨一拨的人走,而后一拨一拨的人来,匆匆又匆匆。总说,毕业遥遥无期,转眼就各奔东西了。

这是一段美丽、纯洁的年华,可以为之赋新词,可以不食烟火。但光阴似流水,一去不返。一个季节,无论多美,终究不能留连太久。

几场梅雨,飘洒江南江北。浙浙沥沥的雨水,滴滴答答地洗涤杨花。一尾青春,就这样在岁月的拐角,悄然流逝。

拣个晴日,送几个毕业生离校,心中五味杂陈。想起探春远嫁时那句词:风雨路三千,各自保平安。不由感叹,茫茫人生,谁都不是归人,只是一骑红尘过客罢了。轻道一声:同学,珍重!

## 汪塘的眼泪

■葛会渠

老家屋前有片水域,准确地说,它不能算河,只是一汪开阔的水塘。名字也怪,叫“瞎大汪”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,没人知道,也没人想过要为其编织一段美丽或是凄凉的故事。像人与生俱来的器官,它被我的父老乡亲日久经年地使用着,不存在感激,也不会刻意地珍惜。它看上去就似一把吉他,弯曲有形,静静地淌在岁月里,任风雨弹拨。

我们那时都还很小,剔除上学的时间,瞎大汪是我们的乐园。站在堆上喊一声,钓鱼哦,一会儿便并排站上十来个孩童,每人一根芦柴杆,绣花针弯的钩,这种简陋的装备会被现今城市里的钓鱼族们讥笑,但丝毫不影响我们那时的心情,快乐、明朗、热烈。多年前的鱼好像也多,且老实,漂在水上的

鹅浮一动,便稳稳地钓上一条鲫鱼来,阳光下饱满的鱼鳞闪耀着健康的光泽。

在汪塘的浅水区,我们学会了游泳,是狗爬式。我们称游泳为洗澡。天热了,脱个精光,洗澡。水很凉,“扑腾扑腾”就热了,热了的我们就泡在水里,不想上岸,仿佛鸭子过着两栖的生活。我们不大敢去汪塘中央嬉水,那儿水深,为了测量究竟有多深,几个小伙伴曾叠罗汉,水性最好的扎猛子到水底,立起来,第二个扎下去踩他的肩膀,第三个再扎,四个人下去还没露出头。我们在水里游啊、闹呀,累了,翻个身,四肢伸直了躺在水上脸朝天,像青蛙。天很蓝,水因而也蓝。我曾在温暖的蓝色里注视过一群晒影的鱼,黑压

压的,舒缓欢畅地潜行,像集体奔赴一次庆典。两只羽毛艳丽的野鸭躲在柴荡里亲嘴,被鱼吓着了,“呼啦”一下双双展翅飞起。

在汪塘西南角的杨树林里,我完成了对女孩子第一次吻,幸福得几近眩晕。女孩是前庄人,不算美丽,但弥漫着泥土的清香,我喜欢。我们是高中同学。在林子里,我和她发誓永不分开。后来,我考上了大学,再后来,她不属于我了。不是我抛弃她,是她选择了嫁人。我发誓绝不学陈世美,但她依然对自己没信心。她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,勉励我志存高远,不要总挂念穷僻的乡野。我读信时读糊了眼睛。以后一直没见她。她在躲我。我真的没想到,考上大学给我带来了无尚的荣

却又让我丢失了淳朴的爱情。

我虽早已走出了乡村,远居于城市,但在忙碌的间隙,在一个人的夜晚,还会时常想起瞎大汪,想起蓝色的水波,想起朴实的亲人。我原以为汪塘会永远躺在原野里,只不过在空间上与我拉远距离罢了,就像一些穿旧了的衣服,不合身了,把它锁进箱底,却不会丢失。可我错了,那天,当我站在老家熟悉的大堆上远望时,瞎大汪已不复存在,一条高速公路从它以前的胸膛穿过,车辆疾驰而逝,排出阵阵轻烟。那一刻,我的眼睛布满了泪水,没有人知道我的感受,酸楚,无奈。在现代文明的底层,那新填的泥土下面,曾经生长着我欢乐的童年、少年和一个青年十八岁时的爱情。

## 那年的暑假生活

■王志英

那是1954年,我还在运城师范上学。暑假回村后,按照老师的要求参加了不少社会实践活动……

### 听夏

回到家里,我住在北房,窗外有两条电线。每天清晨电线上都会扒着一溜子的小燕子,时而呢喃细语,时而高亢嘹亮,时而急促尖利。它们的呢喃声、叽叽声、啾啾声……一串串,一溜溜,婉转,乖巧,嘹亮,悦耳,娓娓动听。我躺在被窝里欣赏着他们的音乐会……

起床后就下地干活,干活休息时就躺在树下听蝉鸣。那时,天气正热,蝉儿也叫得正欢,那叫声由近及远,时高时低,此起彼伏,或嘹亮激昂,热情奔放;或抑扬顿挫,婉转悠长;或轻声细语,缠缠绵绵,我听得入神如画……

晚上回到村里后,便约上几个同学在过风楼上听蛙叫。楼下有个池塘,池塘边上长着不少杂草,杂草丛中藏着许多青蛙,因品种不同,叫声也不同,有呱呱叫的,有呱呱呱呱叫的;有前高后低的,有前低后高的;有时断时续的,也有连续叫的……特别是雨夜或下雨之后,各种叫声此起彼伏,优美动听……

回校后,我便把“听夏”写成作文,



被老师选中贴在“优秀栏”中。

### 治虫

那年,也是我们村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。眼见村里由一家一户种庄稼变成了全村人合在一起种庄稼,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种新鲜感和自豪

感。就在这时,社里大喇叭响了:“暑假回村的同学们,早饭后请到社里开会”,会上社长说:“你们正年轻力壮,又有文化,能不能组织一支治虫专业队,帮助乡亲治治棉芽?”我们异口同声:“行!”当天下午我们就用小独轮车推着666粉,背着喷粉器,进了社里的棉花地。

正是酷暑烤人时,我们却钻在齐

腰深的棉花地里搅药桶,从地头到地尾,从这片地到那片地,从这个队到那个队,那种难耐的骚热劲和呛人的666粉都快让人窒息了,但没有一个人败下阵来,不到半个月,我们就把全社成千亩棉芽灭了下去,乡亲们送给我们一个绰号,叫“棉芽克星”。

### 调查

那年暑期,省里给我们村派来一个经济调查组,我也被吸收当了“调查员”,每天随着省里干部进巷入户搞调查,我负责计算和填表。每当我在各家各户用算盘现场计算、填表时,有不少人都投过来羡慕的目光,夸奖我:“行,像他爸!”

我爸叫王观津,小时候当过“帐房先生”,是村里数得着的“书法家”和“珠算能手”。一听大爷、大伯们夸我像我爸,我的心里就乐滋滋的。

调查结束后,我又利用暑假最后几天,组织本村在校师范生到小学校里去“听课”,借以提高将来的教学水平,这一行动也受到了老师好评。

回想当年的暑假生活,再看看现在孩子们被“暑假作业”和“暑期补习班”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景,我认为还是我们那时的暑假生活好,因为它更利于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。